

思想之眼

——摄影家杨绍明素描

朱大路

多年后，他手中的相机，亲昵地称呼为“思想之眼”。

二

一张七十多年前在延安杨家岭拍摄的照片，把一个头戴船形帽、手捧大西瓜的四岁小男孩，定格在世人面前。摄影家吴印咸端着照相机，捕捉到了男孩稚气的眼神，那眼神，飘忽着对世界的肤浅提问、对照相机的朦胧理解。

杨绍明深感欣慰：几十年风烟，没让这张童年的照片褪色，也没有消磨掉自己对摄影的热爱。“今生与你，唯爱相依！”走出北大的校门，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展露身姿——背着照相机，带着取景器，去新华社当摄影记者，用眼睛解析世界，靠镜头传扬人类。

他如愿了。春风把他的身影，吹向瑶台琼室，也吹向寻常巷陌。他出入盛大的庆典仪式，他活跃于重要的社会活动，他重走红军长征路，他遍访欧美亚非拉。他主编、出版了他《思想之眼》等五十多本摄影画册。人们用“跨越世纪，横亘东西”这八个字，点赞他的摄影作品。

他拥有历史眼光，环球视野——从法国卢浮宫，到英国莎翁小镇；从上海恒隆广场的消费文化，到澳门渔业行会的“醉龙节”；从二战老兵，到加加林铜像；从努比亚人，到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山民……全球化意识，让他把探究人类文明放在了同一坐标下，具备了世界意义。

这是一幅《寻梦埃及》图！橙黄色的天空，浮云在摇曳，七位欧洲旅行者，像七帧黑色的剪影，镶嵌在画面上，有的面对远方，调整镜头；有的手握相机，与人交谈；有位女士优雅地倚靠在同伴身上，朝着右边金字塔方向摺快门。画面上并无金字塔，只有彤云下寻梦埃及的人影。让人浮想联翩了：这是在寻找金字塔的底蕴，还是在研究古老的尼罗河为何能“永远替人类负起历史上忧患的包袱”？那是一幅《异想天开》图！湛蓝

的天际，左面：一支烟因；中间：一根钢架；右下角：一尊老人拿着图纸在异想天开的雕塑。今与古——衔接；虚和实——相衬。透过在伦敦抓拍镜头的这一镜头——突然间，牛顿、瓦特、达尔文、焦耳、霍金……这一连串大写的科学家，梦幻般浮现出来。不正是他们的脑洞大开，推动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让人类文明朝前跨越了？

当摄影机聚焦可爱的中国，那画面，让人“一腔热血满肝胆”！瞧，《青春呐喊》图：1984年金秋，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数不尽的青年，高举双手，笑逐颜开，喊声掌声，此起彼伏，欢呼中国取得1990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国运昌盛，人心凝聚，我古老中国又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看，《金色的天际线》图：杨绍明以蘸着诗意的笔触，抒写了一个摄影家的情怀——“夕阳下，漫步外滩，金色的余晖洒在浦东陆家嘴的高层建筑上。我用长镜头摄下了这道高低错落的天际线，古今交融，中西合璧，比肩而立的雄伟，耀夺目日的辉煌，把上海这座迈向卓越的全球都市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寻觅现代名人，珍贵时刻——现代各国名人，在二十世纪历史的撰写中，留下各自的浓墨重彩。他踏破铁鞋追寻他们，他成功了。

哈默博士正在打电话！其办公室，活像展览会，摆满各国政要的照片。哈默二十来岁时，用贸易资助了年轻的苏维埃，列宁称他为“哈默同志”。八十多岁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投资山西的一家煤矿，运营成功。他是石油巨头，却不摆架子，热爱中国文化。

张学良抬起右手，向海峡两岸的亲人作最后的招手！这是在夏威夷，他的100岁寿宴上，祝寿音乐刚刚响起，生日蛋糕刚刚端上。他戴红花编织的花环，赵四小姐戴黄花编织的花环，两人喜气洋洋。

荣毅仁露出了真性情！他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忽然聚光灯齐刷刷亮起来，他“仰头张嘴，笑了起来”。一生爱国的他，受命担任中国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任务更艰巨了。

还有：香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霍英东，名字被命名了2899号小行星的邵逸夫，极力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黑格将军，致力于推动中美友谊的陈香梅，影星迪娜·梅瑞尔……

郎静山，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成就十分了得，比如把水墨画原理融入摄影，比如创立“集锦摄影”艺术。1991年，郎静山回上海探亲，还拜会了老画家朱启喆。

在朱启喆家，杨绍明身手敏捷，跳到画桌上，采用广角镜，摄下最简单的画面：郎、朱两人比肩畅谈。两位老者，有得一拼——都生于1892年，都活到一百多岁，在摄影与绘画上，都登上各自的高峰。

摄影家，小事物可以成为宏大的主题。“我这一幅的主题是什么？”——杨绍明的脑子一骨碌，蹦出八个字：双峰并立，旗鼓相当。

他捕捉情感世界，喜暖色调——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往往偏爱杨绍明那样有准备的头脑。他能轻松探取到人的情感世界，解析出大自然色彩的韵律感。乌克兰老农那深凹的双眼，隐含着对生活前景的一抹抹不去的担忧；得克萨斯牧场的摊主，从眉宇间露出“见钱眼开”的神色。

“丘吉尔庄园”一角：上半部是蓝色天空，下半部是绿色树丛，蓝天中漏下来两束白光，园池里喷上去一束白色泉水，宁静中只闻天籁之声。“莫奈花园”一角：使用“位移模糊”手法，体现动感中的“莫奈印象”，让真实的花园里那红花绿草，看上去，好似一幅莫奈的油画！

三

杨绍明再次端起照相机——在巴黎——是布列松离世之后了。布列松的夫人、优秀摄影家马蒂娜·弗兰克，倒是没有像布列松那样转身躲开，而是在镜头前留下笑容，在“布列松画廊”——她要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展示丈夫的摄影遗产。

杨绍明认同马蒂娜·弗兰克的话：“对我来说，摄影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证明我们生活时代的方式。”

如今，他又启程了——近八十岁的年纪，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想从“文”和“艺”两方面，多样化地，扩展摄影成果。比如，运用新媒体形式，表现自己以往的作品。

《点亮：一位摄影师眼中的邓小平》出版了，就在最近。这是他的又一本摄影艺术画册，他与伟人长期近距离接触的果实。随手翻一翻，你可以发现，邓小平的许多瞬间，耐读。

近两年，他几次去遵义，发现了新的视角，又萌生了新的构思……

他兴致勃勃，提着照相机，想为面前的世界摄影大师布列松，拍一张肖像。

谁料，布列松转过身，躲开了！他愣住了。无奈之下，只好对着房间，摺下快门。镜头里只剩下：两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块五颜六色的地毯。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问号。

他是杨绍明，在当年荷兰第31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中，为中国实现了零的突破，领取奖牌后，专程绕道巴黎，去布列松的家，拜访这位“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坐下来，同他促膝交谈，还逐张评点他的作品，说这张不错——橙黄色的天空中，落日与船的桅杆相切，切点恰到好处；说那张不错——埃菲尔铁塔被压缩在建筑物的狭窄缝隙中，好像一副鱼骨头，视角独特。大师并不吝嗇，为初来乍到的客人，送上甜美的赞语，却在拍肖像时，让客人碰了钉子！

布列松为刚才生硬的举止，添加圆润的解释：“我从来不愿意让人镜头。作为摄影家，不能让很多人都来认识我，影响我的发挥！”意思相当明白：希望人们不受干扰，按照他们本来的想法生活，这样，摄影家就可以自由地举起相机，凭着直觉，捕捉“决定性瞬间”。

世上的人与事，都有各自的“决定性瞬间”；这种“瞬间”，比其他瞬间，更具备揭示能力。

布列松把尴尬留给了他，也把一种理念留给了他。

杨绍明受感动了，他与布列松交上了朋友。朋友的话，显然带着体温：“这次你得了奖，但责任比荣誉更重要！”

摄影是一门艺术——反抗着普通的观看标准——他掂量到了。在同行们各据一方，对布列松的观点作出见仁见智的解释时，他不甘人后，用娓娓道来的语感，表达自己破茧而出的领悟——“拍摄决定性瞬间，要迅即让头脑、眼睛和内心世界共同作用，当机立断。”



上图：布列松的夫人马蒂娜·弗兰克，背景为“布列松画廊”。右图：布列松突然转身躲开，镜头里只剩下两张椅子和一块地毯。摄影：杨绍明

家里意外来了两个色泽艳丽的石榴，我把它们搁在厨房窗口边桌上的水果篮子里，午后的阳光恋难舍游移在黄褐橙红相间的果皮上，是美丽令人产生幻觉吗？空气中充盈着香甜的味道。还末切开来吃，先上网搜索石榴资料，我要确认水果商说的“石榴又叫‘忘忧果’”。

印象中的“忘忧果”是跟莲有关系的。很久以前翻阅看到英国油画家约翰·威廉·沃特豪斯1891年的作品《奥德修斯离开“忘忧果之岛”》。那时我不晓得奥德修斯是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听过他的名字是因为“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记》这部电影开了12岁的我的眼界，那样年少的我很难忘记“木马计”。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献计打造一匹木马，马腹内藏着伏兵。特洛伊人把木马拖进城，木马里的伏兵与城外的希腊联军里应外合攻破特洛伊，结束拖了10年的战争。每一年到外婆家，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电影院度过，因为小山城没有其他娱乐；那次带着满心仰慕“奥德修斯真是英雄呀”，恋恋不舍离开小而旧的山城电影院。

神话中奥德修斯率领同伴从特洛伊回，途中因得罪海神波塞冬被下咒语，一路历经艰难险阻，先在喀孔涅斯人岛受到袭击，逃离后漂流到“食莲者之岛”。这里的岛民过着闲适慵懒的日子，奥德修斯的船员来到岛上，当地人邀请他们享用岛上美食“忘忧果”，吃过这神奇水果的船员陷入恍惚的昏睡状态，再不想离开。奥德修斯等不到上岛同伴返航，亲自来到岛上，发现罪魁

祸首是“忘忧果”，于是不许其他船员吃食，把那些吃了“忘忧果”之后疲懈懈怠的同伴捆在船上，赶紧扬帆启程离开。

岛名“食莲者”，忘忧之果理所当然就是莲花的果实，谁看到这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

在一个全球疫情反复的时代，受困在家无法外出，幸好处于物流业最发达时期，每天的日用品和食物都在网上订购。时常向他买水果的那个年轻老板，上星期把我订的番石榴送错了为石榴。以减少麻烦为做人原则的我说，算了，就石榴吧。于是，我家出现两颗意外到来的水果。

我突然想起，原来我很少吃石榴。上回是在什么地方吃的石榴？记得一起吃的朋友告诉我那个石榴是进口的，来自西班牙——西班牙的国徽上有一个红色的石榴。石榴花是西班牙的国花，当地到处都可见到石榴树——朋友再加一句。嘴巴微张的我，头一摇再摇。到西班牙是为了毕加索、达利、高迪、米罗、格立卡等艺术家，每天睡醒就锲而不舍搜寻博物馆、画廊、教堂和各种风格独特造型古怪的

建筑物，为亲眼目睹名家经典作品亢奋激动，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关于石榴，一点印象都没。所以石榴不是在西班牙吃的。当然在哪里吃石榴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几个特别大且深具诱惑的硕果，那颗颗粒粒红宝色彩的果肉，真是美到舍不得吃呀！那个石榴的味道没有辜负它外观的美貌。我跟年轻的水果老板订了每个星期送三个石榴来给我，他说好呀，顺便又再次重复：“营养丰富的石榴啊‘忘忧果’，很多人喜欢。”

石榴在《古兰经》里称“天堂圣果”，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吃一吃石榴吧，它可以使身体涂除嫉妒和憎恨。”石榴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忘忧果”，人们相信它的美味是人间难以抗拒的诱惑，它的魔力能令人忘却过去。在基督教中，石榴象征耶稣重生，代表生命的繁荣。所罗门王的皇冠上装饰着石榴的纹样图案，神庙祭祀用的瓶体器物也以石榴纹饰为图案。《圣经》多处提到石榴。《雅歌》形容所罗门王喜爱的姑娘时说：“你的两颊裹在帕子内，

忘忧的石榴

朵拉

如同一块石榴。”

这么说来，石榴是古老的水果呢！人和古圣的相遇一定是缘分。听说有一颗古老的象牙石榴在圣地耶路撒冷的古董店里不知道等待了多少年，1979年终于等到法国《圣经》学家勒梅尔。他对铭刻在石榴上的文字的解释是“此物隶属于耶和華之神殿，众祭司的圣地”。这枚不知出土日期的石榴，1988年被以色列博物馆收藏。专家鉴定这枚石榴是公元前八世纪所罗门神殿的供品。

如此久远的石榴来到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保罗·瓦雷里这样歌颂《石榴》：

“微裂的硬壳石榴/因子粒的饱满而张开了口/宛若那睿智的头脑/被自己的新思突破了头/假如太阳通过你们的炙烤/微微裂开的石榴呵/用精制的骄傲/迸开你们那红宝石的隔膜/假如你们那皮的干涸金色/耐不住强力的突破/裂成满含汁水的红玉/这光辉的决裂/使我梦见自己的灵魂/就像那石榴带着这神秘的结构。”（梁栋译）

神圣又神秘的石榴，让人忘记忧愁的石榴，因缘分会来到我家，把《奥德修斯离开“忘忧果之岛”》的图画重新带回我脑海。自作聪明的我一直以为船员们在“食莲者之岛”吃的“忘忧果”和莲花有关，却是不期而遇的两个石榴，灼灼绚烂将我隐匿在记忆角落里的忘忧果故事召唤出来，那么长时间之后才晓得，“食莲者”（Lotus eater）的意思是贪图安逸、不负责任、浑噩度日的人，所以，奥德修斯的船员们吃的既非莲花、莲子，也不是莲藕，他们吃的是石榴呀！

在成都邂逅俞振飞

应奇

此前来过两次成都，却其实连它的门都没有摸到过——想来主要是因为没时间去淘书，杜甫草堂是去过了的，却没有同事F君那样的“艳遇”：据说他多年前曾在草堂见到了一部旧版杜诗，虽然我并没有见过那部书，也不知究竟旧到何种程度。这次应小友杨顺利兄之邀再来成都，会议的日程很放松，茶歇时还与川大文学院的两位新识的书友聊及淘书经，得知在二环古玩市场里面有几家年头颇久的旧书店，遨游兴初起矣。按照会议议程安排，下午我还要主持一组报告，所幸我初来蓉城那次即随我草堂游的丁三东兄也来与会了，于是我“灵机一动”，轻松地把下午的任务转嫁给了这位最适合开会和主持的青年才俊。

七月初的成都已经是热天了，用完中餐回房间冲了个凉，我就直接打车前往那个传说中的古玩市场。在造型颇为奇特的一处高架下面下车后，经过一番寻觅，总算找到了古玩市场的入口。这个市场其实是在负一楼的，至少是地面以下的。沿着阶梯还未下到顶层，就传来了初听有些激越甚至尖利刺耳的丝竹之声，往前几步循声扭脖子望去，原来是市场一角的小剧场在进行川剧表演。我于川剧是外行，这时却出于好奇而趋前坐了下来。按照外行的欣赏水准，我觉得眼前的表演水准其实并不赖。特别是考虑到这种层次的堂会，也许在别的场合看到的是敷衍了事和无精打采，但这里台上的表演却几乎是完美、熠熠生辉的。

离开剧场往里走，是一式儿的古玩摆设，但没走几步我就见到了一家看上去颇为不俗的旧书店。年轻的店主正在书桌前闭目养神，我浏览了他的几个书架，由于有个别书没有看到标价，就与店主攀谈了起来。我还问他怎么会想到开这样一家书店，他回答“就是喜欢”。我在那里翻出了一部《白允叔书法集》，一册草堂纪念集，还有两部古籍索引——一部《庄子引得》，一部《韩非子索引》。结账走人前，因为见到两部书品相甚好，我就顺口问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书，他告诉我有些书是从刘开扬先生的公子那里流出的。我虽不事古典文学，却知道刘开扬的大名，就随口道：我有他的那部《唐诗论文集》。其实我有他的书当然不止这一种，似乎还记得有几种是在无锡南禅寺的旧书市场淘来的——好玩儿但并非偶然的是，那里也是一个古玩市场，只是规模似乎要比这里小不少。

告别这位斯文的店主继续往里走，就在我要寻觅到传说中悠久的旧书店时，却见到两个白衣的中年男，横在 market 主道中间，正把一大堆散乱在外的老旧卡带收拾起来往两个蛇皮袋里装，看这架势是准备收摊了。因为不记得已经多久没有见过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最为流行的物件，我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去翻了翻，见都是京剧和川剧的老式磁带，当即要求那位正在装袋的男子把已装袋的磁带全部倒回地上，供我浏览。那中年男看我是个实诚的买主，就开始热烈地推销，说前阵子有位北京的买主，见到他的前一批物件，大概有一千件，就一股脑儿打包拿走，都没有挑！我有些好奇地问他从哪里弄到这些货，他却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库里还有不少，要的话可以再联系。我一边听他鼓吹，一边席地分类挑选，最后选出了数十盒。

中年男眼看就要做成一桩“大买卖”，但神色依然波澜不惊。我提出能否试一下盒带，他就开始招呼他的伙伴，另一位刚才还在旁边晃悠，转瞬却不知上哪儿去的精干又喜感的中年男。一会儿，那位风风火火既江湖气十足又带着独特“雅致”的成都男人就过来了，问我要试哪几盒磁带。我手里拿着刚选出的全部卡带中唯一的昆曲选段：俞振飞的《琴挑·赠马》，再随便捎上一盒京剧，就起身跟着人去试带——原来这两位主儿是有固定店铺的，一转两转就把我带到了一扇卷闸门前。只见小个中年男低下腰，奋力把卷帘门拉了起来，眼前就现出了一架巨型的收录机（也是八十年代的称呼），中年男熟练地把俞振飞塞进好像是夏普牌子的卡带机，只听得吱吱悠悠了几声，我“熟悉”的极有年代感的旋律就从那几乎同样有年代感的机器中传了出来。几乎同时，我就举起手机，把这难忘的一刻给记录下来并开发了一条动态，同时被记录下来的还有那长得古灵精怪的中年男的极有魅力的“川普”：我这里啥都有，有京剧，川剧，昆剧，还有邓丽君……

在成都邂逅的俞振飞，还有我接下来在古玩市场淘到的旧书——最有印象的好像是一部初版的《嵇康集校注》——都委托书店主人通过快递寄回了舟山。等我游玩乐山峨眉回到岛上，刚淘到的这批宝贝就已经在快递驿站等我了。可是岁月更替，我已经久矣乎不用卡带机了，正在愁眉不展之际，我忽然想起小女小时候为了学

初尝了昆曲之味儿，我就想能否在网上再去找些卡带来听听。有一天搜索，见孔网上有个卖家，有一些老旧的昆曲卡带，就选着下了几盒，货品到了，我听了却觉得颇一般。有一盒俞振飞的专集，还有某拼盘中的俞振飞，我听了也觉得失了神采似的，皆非从成都邂逅的《琴挑·赠马》的韵味风神。只有一盒侯玉奎的精选集别具一格，那种北昆特有的刚健昂扬之气固然别具感染力，虽然无疑是少了那种“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曲折和“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感喟。

都听上曲儿了，有时也就免不了翻翻听曲之文，一日偶然见到《吴小如戏曲文录》，就翻检到他谈俞振飞的一处，其中引用有人评论程砚秋和俞振飞的《琴挑》，有云：“演的是才子佳人戏，演员却不带才子气”，自谦于昆曲为外行的小如先生叹此语为至言，而我虽然听曲无多，却也于此心有戚戚焉。

2021年9月3日午后于舟山校区图书馆，4日上午重看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